



布登勃洛克一家

托马斯·曼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布登勃洛克一家

一个家庭的没落

(下 册)

傅惟慈译

董衡巽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第七部

第一章

洗礼宴……布来登街办洗礼宴了！

佩尔曼内德太太那次怀着第二个婴儿时梦想的种种东西这次无一不备。餐厅里，侍女们正在桌子前边往一杯杯滚开的巧克力茶里加奶油。这些杯子密密叠叠地摆在一只贝壳形、镀金柄的大圆茶盘里。为了不搅扰前边大厅里正在举行的仪式，侍女们都轻手轻脚的，竭力不使杯碗发出磕碰的声音……仆人安东这时正在把一块像座小山似的大蛋糕切开，而永格曼小姐则往银盘子里摆糖果和鲜花。她一边工作一边侧着头审视，两只小手指向外翘着……

再过一会，当主人和来宾在起居间和客厅里坐定以后，这些美点就要端上来。但愿这些东西足够客人饕用，因为今天聚会的亲友委实不少。今天这“亲友”两字是比较广义的，虽然还不能说是最广义的。为什么这么說呢？因为通过鄂威尔狄克家，布登勃洛克跟吉斯登麦克也有亲属关系，而通过吉斯登麦克家，又跟摩侖多尔夫沾点亲。这样推下去，就永远没有尽头了……但是鄂威尔狄克家还是派了代表来了；来的是这一家的老主人，

八十多岁的卡斯帕尔·鄂威尔狄克博士，現任市长。

鄂威尔狄克市长是坐馬車来的。他一手拄着弯柄手杖，另一只手由托馬斯·布登勃洛克搀扶着，走上了楼梯。他的出席更增加了这次喜宴的隆重性……而且，不容怀疑，这次喜事也确实值得隆重举办的！

在那边大厅里，在一張鋪着台布、摆着鮮花，临时改作祭坛的小桌后面，一位穿着黑色法衣、配着磨盘一样大的新浆洗过的雪白硬領的年輕牧师正在祈禱；而在小桌前面，一个高大魁梧、营养良好、身穿大紅衣服的女人正用她那膨亨飽滿的粗胳膊抱着一个几乎淹沒在花边和緞子花結里的小东西……这个人家的继承人！一个傳宗接代的人！一位布登勃洛克！我們了解不了解，这意味着什么呢？

当喜信初从布来登街傳到孟街来的时候，当人們第一次悄悄吐出那暗示的話語时，我們了解不了解，人們那时的喜不自禁的心情？我們了解不了解佩尔曼內德太太听到这个消息时带着怎样的无言的狂喜拥抱住她的母亲，她的哥哥，又怎样比較小心地拥抱住她的嫂嫂？而現在，随着春天，随着一八六一年的春天，“他”终于出世了，他正在接受神圣的洗礼，他，这么多希望早已寄托在他身上，人們早已談論着他，期待着、渴盼着他。为了他，人們一直在乞求上帝，在折磨着格拉包夫医生……而今他终于来了，虽然看去毫无惊人动众之处。

他的两只小手玩弄着保姆腰上的金總子，小脑袋包在鑲着淡藍緞带的織花軟帽里，正歪躺在枕头上，毫不介意地把后脑勺对着牧师；他的一双小眼睛好像很老于世故似地一閃一閃地望着大厅，望着大厅里的亲友。他的上眼皮上生着长长的睫毛，在这对眼睛里，父亲瞳子的淡藍色和母亲眸子的棕黄色結合成一

种淡淡的、随着光线而变化的无从确定的金棕色。鼻梁两旁的眼窝很深，罩着一圈青影。这就过早地给这张小面孔——虽然还很难称之为面孔——平添了一些表现性格特点的东西，这对于一个刚出世四周的婴儿是颇不合适的。但是上帝一定会保佑，不使那特征成为任何不幸的征兆。母亲的相貌也是这样，而她的命运不是一直很好吗？不管怎么说，这条小生命是活下来了，而且是个男孩子，这正是四个星期以前使这一家人欣喜若狂的理由。

这条小生命活下来了，可是当初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参议永远也忘不了四个星期前那位好心肠的格拉包夫医生在离开产房时握着他的手对他说的话：“感谢上帝吧，亲爱的朋友，差一点。……”参议没敢问，差一点就怎么了。这个一家人盼望了这么多年才出世的小生物——它出生的时候连哭声也没有——，竟差一点像安冬妮的第二个孩子一样夭折，这个思想一冒头，参议就万分恐惧地把它压回去……但是他知道，四个星期前的一个时刻，对于母亲和婴儿都是一个生死关头，他不禁幸福而温柔地向盖尔达俯下身去。盖尔达这时正靠在他前边、老参议夫人身旁的一只安乐椅上，两腿交叠在一只天鹅绒垫子上，脚上穿着漆皮鞋。

她的脸色还多么苍白啊！这样白生生的皮肤配着浓密的深红色的头发和神秘的眼睛——那眼睛仿佛带着某种半掩的讥嘲凝视着传道师——，那美丽又是多么富于奇异的情调啊！讲道的是安德利亚斯·普灵斯亥姆，pastor marianus^①，自从老科灵暴病死去以后，他虽然很年轻却已经升为总牧师了。他高抬着

① 拉丁文：圣马利教堂的牧师。

下巴，两手虔诚地交叠在下巴底下。他生着短短的金黄色的鬚发，颧骨突出，面孔刮得干干净净，脸上的表情时而严肃激昂，时而明澈恬静，颇像在作戏。他自幼生长在弗兰哥尼亚，那地方的人几乎清一色信奉天主教，只有他多年来一直是一个路德派小教会的信徒。为了努力使语音纯粹、语调动人，他的地方口音变成一种非常奇怪的发音：母音不是读得长而闷，就是生涩短促，而子音 r 则总是贴着牙龈卷出来。

他赞美上帝，有时把声音放得又轻又低，有时又高大响亮，声振四座，全家人都听着他的。佩尔曼内德太太故意摆出一副庄重严肃的神情，用以掩住她的喜悦和骄傲，伊瑞卡·格侖利希这时已经有十五岁了，已经长成一个结实的少女，梳着辮子，面颊和父亲的一样，泛着玫瑰红；克利斯蒂安是当天早晨从汉堡赶来的，一对深陷的眼睛咕碌碌地东瞧瞧、西望望……蒂布修斯牧师夫妇不辞路途遥远，也长途跋涉从利加赶来，参加这次洗礼宴。西威尔特·蒂布修斯把自己两绺稀疏的长发分披在两边肩膀上，一对灰色的小眼睛时不时地瞪得出奇地大，越瞪越大，眼珠凸得仿佛随时会掉出来似的……还有克拉拉，阴郁、严肃，不断地用一只手摸头，她仍然在害头痛……这一对夫妻还给布登勃洛克家带来一件非常贵重的礼品：一只后脚立地、张着血盆大口的棕熊标本。这只巨熊是牧师的一位亲戚在俄国内地某处打死的。现在这只熊摆放在楼下进门的地方，两只前爪托着一只盛名片的盘子。

克罗格家的尤尔根这时正回家省亲，就是那个在罗斯托克邮政局作职员的人。他是一个衣着朴素，沉默寡言的人。至于亚寇伯的行踪，则除了他的母亲以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位老太太本是鄂威尔狄克家的姑娘，她秉性柔弱，为了给她这个被

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寄钱，她甚至不惜偷偷把家中的银器卖掉……布登勃洛克的几位本家小姐也来登门祝贺，她们对这件喜事都万分高兴，但是这并未妨碍菲菲发表意见说，这个孩子看来不很结实；她这句评语得到她母亲——姓施推威英的老参议夫人、弗利德利克以及亨利叶特的一致同意，虽然她们对这个事实也很表示遗憾。至于可怜的小克罗蒂尔德则仍如往昔一样灰黑、削瘦、饥肠辘辘，生得一副苦相。普灵斯亥姆牧师的讲话以及对蛋糕和巧克力茶的希望很使她感动……不属于本家或亲戚之列也到场祝贺的有弗利德利希·威廉·马尔库斯先生和塞色密·卫希布洛特两个人。

这时牧师把话头转向两位教父，向他们宣讲他们的职责。尤斯图斯·克罗格是两位教父之一……布登勃洛克参议最初不愿意请他。“我们还是不要挑唆起这个老头作蠢事吧！”他说。“为了他那个宝贝儿子他每天都跟他的老伴吵得一塌糊涂，他那点家当眼看着就挥霍尽了，因为苦恼，他甚至连外表的整洁也没有心去管了！可是你们以为他会怎样？只要我们请他作教父，他就一定会送给孩子一整套金子器皿，而且连回礼他都不受！”话是这么说了，可是当尤斯图斯舅舅一听说准备请谁作教父的消息——当时想请的是斯台凡·吉斯登麦克，参议的一位朋友——马上大发脾气，结果大家还是请他来担任这个职务。他送的金杯子并不是加厚的，这一点倒使托马斯·布登勃洛克还心安一些。

第二位教父是谁呢？这就是那位白发苍苍、德高望重的老头儿，市长鄂威尔狄克博士。他系着高领子，穿着软料子的黑外衣，从后面一个衣袋里露出一条红手帕的角儿。他坐在一张最舒适的靠背椅上，身子俯在曲柄手杖上。这是一件大事，一个胜

利！很多人簡直想不出，這件事怎麼可能發生。老天爺，這門親戚是從哪里算起的呢？布登勃洛克一家人一定是生拉活扯才把這位老头兒拖進來的……一點不錯，這果然是個計策，是參議和佩爾曼內德太太共同作的圈套。原來當初確知母子都平安的時候，在大家的第一陣喜悅里，只是把它當作個開玩笑的話。“是個男孩子，冬妮！——得請市長來當教父啊！”參議信口喊道。可是冬妮卻把這句話當了真，而且認真地着手辦起來。後來，參議把這件事考慮過以後，也同意試着作一作。這樣，他們就去慫恿尤斯圖斯舅舅，讓尤斯圖斯舅舅派他的妻子到自己娘家嫂子——木材商鄂威爾狄克的妻子那兒去，而這位娘家嫂子事前又在她老公公前面打點了幾句話。以後，托馬斯·布登勃洛克親自登門拜訪了這位政府的首長，這件事終於定規下來……

保姆把小孩的帽子打開一點，牧師從面前擺着的金面銀底的盤子里蘸了兩三滴水，小心翼翼地灑在小布登勃洛克的稀刺刺的頭髮上，又慢慢吞吞地、一字一板地讀出他起的名字：尤斯圖斯·約翰·卡斯帕爾。接着是一個簡短的祈禱，然後親友們逐一走過來，在這個一聲不響、麻木冷淡的小東西的腦門上印上一個祝福的吻……苔瑞斯·衛希布洛特走在最後面，輪到她的時候，保姆不得不把孩子往低處放了放，而塞色密也好像心懷感激地又特別多吻了一下，嘖、嘖地兩聲響，中間夾着一句話：“你這個乖孩子！”

三分鐘以後所有的人都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客廳和起居間里，甜食開始傳遞開來。連普靈斯亥姆牧師也坐在那里，啜飲上熱巧克力茶里的冷奶油了。他穿着一件長及腳面的法衣，衣襟下面露出兩只擦得光澤閃閃的大肥靴子。他和別人閑談的時候臉色安詳清澈，同他演講的樣子又迥然不同，因之留給別人的印

象也特別深。他的每一個動作都清清楚楚地表示出：看哪，我也可以把牧師的身份拋掉，作一個愉快和氣的世俗人！不錯，他是個精明伶俐、平易近人的人。他跟老參議夫人談話的時候語言溫存委婉，和托馬斯以及蓋爾達談話就一變而為一個處世有方的人，隨隨便便地作着手勢，和佩爾曼內德太太談話的時候用的又是親密、戲謔、歡欣愉快的語調……有時候，當他想起自己的身份的時候，他就把兩臂交搭在膝上，頭向後一仰，皺起眉頭，拉長了面孔。笑的時候他總是咬緊了牙，斷斷續續地往里抽氣。

忽然間走廊里起了一陣騷動，傳來僕役們的哄笑聲，一位奇怪的賀客出現在門口。來的是格羅勃雷本。格羅勃雷本的尖鼻子上，一年四季總掛着一條稀鼻涕，搖搖欲墜，卻又從來不落下來。他是參議的糧棧工人，但是他的東家又給他指定了一項副業，叫他擦皮鞋。每天一清早他就來到布來登街，拿起擺在門口的靴鞋，在門道里一只一只地擦起來。遇有喜慶典禮的時候，他總是穿上節日服裝，帶着鮮花，登門祝賀。他用哼哼唧唧的油滑聲音講一段祝辭，他鼻尖上那條清鼻涕也跟着搖來擺去，講完了以後別人總給他一點錢作謝禮。然而他可不是為了這個才來的。

他穿的是一件黑禮服——那是參議穿過的一件舊衣服，腳下却是一雙塗好鞋油的高筒皮靴，頸上系着一條藍顏色的羊毛圍巾。在他的一支干瘦通紅的手里擎着一大束已經有些開謝了的褪了色的玫瑰花，花瓣兒不斷地飄飄搖搖地落到地毯上。他的一雙小紅眼睛一閃一閃地向周圍看着，可是看來什麼也沒有看見……他一進門就站住，把花束擎在面前，馬上講起話來。他每說一個字老參議夫人就加以鼓勵地向他點點頭，而且時不時地插一兩句安慰他的話。參議則一直望着他，挑着一條淡淡的

眉毛。另外也有些人，譬如說佩尔曼內德太太，則用手帕捂着嘴。

“諸位老爺，諸位太太，我是个穷人，可是我的心也是肉作的，布登勃洛克參議老爺对我的好处說也說不完，如今碰到主人家里这样的大喜事，我也是从心眼里高兴。我現在来就是为了向參議老爺、參議太太和諸位高亲貴友賀个喜，盼望这个孩子长得結結实实的，不管从天理还是从人性上讲，都得这样。因为像布登勃洛克參議这样的好主人可真是百里挑不出一个。他是个大善人，老天爷一定会报答他的……”

“好哇，格罗勃雷本！你說得很不錯！謝謝你的吉利話，格罗勃雷本！你拿这束玫瑰花来作什么啊？”

可是格罗勃雷本的話还没有讲完，他拚命把自己的哼哼唧唧的声音提高，盖住參議的声音。

“……老天爷会报答他这一切善行的，我說，报答他和她一家貴人。将来有一天，等我們都站到上帝的宝座前面，我这么說是因为早晚有一天我們都要进坟墓，穷人也好，闊人也好，这是老天爷的主意，是他打的算盘。有的人有一口漆得油光瓦亮的杉木大棺材，有的人只有一口薄板匣子，反正我們都得埋到土里去，土里来的土里去……！”

“得了，格罗勃雷本！我們今天是洗礼宴，你少說这一套吧！……”

“这里我拿来几朵花，”格罗勃雷本結束了他的演說。

“謝謝你，格罗勃雷本！你太費心了！何必破費这么多啊，朋友！这样的演讲我也是很长时候沒听到了！……喏，把这个拿去！痛痛快地玩一天去吧！”參議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随手递給他一个泰勒。

“把这个也拿去，好人！”老參議夫人說，“告訴我，你喜爱救

世主嗎？”

“我从心里爱他，老太太，一点也不假……”于是格罗勃雷本又从她手里拿过去一个泰勒，接着又从佩尔曼内德太太那里拿来一个。这以后，他右脚向后一撤，鞠了个躬，退了出去。至于他拿来的玫瑰，除了那些已经落在地毯上的以外，他心神恍惚地又随手带走了……

……这时市长起身告辞了，参議一直把他送上馬車。这对其他的客人說来，是个应当告辞的信号，因为盖尔达·布登勃洛克还需要靜养。屋子里逐渐安靜下来。还没有走的只剩下老参議夫人、冬妮、伊瑞卡和永格曼小姐了。

“哦，伊达，”参議說，“我在想——母亲也同意这样做——我們小时候你都看护过，等小約翰长大一点的时候……現在虽然有保姆，可是以后总需要一个照料他的人，到那个时候你願意不願意搬到我們这边来呢？”

“当然，当然，参議先生，如果你的太太也願意的話……”

盖尔达对这个安排也很滿意，于是这个建議馬上就决定了。

临走的时候，已經到了門口，佩尔曼内德太太又重新回过身来。她走到她哥哥跟前，在他面頰上一边吻了一下，对他說：“今天真太好了，湯姆，我非常幸福，这种感觉我已經好多年沒有了！謝天謝地，我們布登勃洛克家决沒有走到穷途沒路，誰要是有这个想法，他可是錯到家了！現在有了小約翰，我們还叫他約翰，多么美，我就覺得仿佛我又开始了新生活似的！”

第二章

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汉堡 H. C. F. 布尔梅斯特股份

公司的主人，手里拿着他的时兴的灰帽子和一支頂上刻着半身尼姑像的黄色手杖，走进他哥哥的起居間。湯姆和盖尔达这时正坐在一起看书。这是举办洗礼宴那一天晚上九点半钟左右的事。

“晚安，”克利斯蒂安說。“啊，托馬斯，我有一件刻不容緩的事要跟你談談……对不起，盖尔达……很紧急，托馬斯。”

他們走到黑暗的餐厅里，参議把牆上的一支瓦斯灯点起来，打量着他的兄弟。他猜到不会有什么好事情。除了克利斯蒂安剛回到家里来，他跟他打过招呼以外，直到現在他还没有机会跟他談过。但是在这一天晚上的宴会上他曾經留心地观察过他，而且发现他異乎寻常的严肃、慌乱，另外在普灵斯亥姆牧师讲道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原故还离开了客厅几分钟……自从克利斯蒂安为了弥补亏空那一天在汉堡从他手里接过来預支的一万馬克遗产以后，托馬斯就沒有再給他写过一行字。“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参議当时对他說，“你的錢很快就会折騰完。讲到我个人，我希望将来你少擋我的路。这几年来你一直濫用我对你的手足之情……”他現在来作什么呢？一定出了什么紧急的事儿……

“什么？”参議問道。

“我維持不下去了，”克利斯蒂安回答說，一边在一張圍着餐桌摆着的高背椅子上斜着身子坐下来，把帽子和手杖放在瘦怯怯的膝盖上。

“我可以不可以問一声，你究竟在什么事上維持不下去了，你到我这里来有什么打算？”参議說，他一直沒坐下。

“我維持不下去了，”克利斯蒂安重复說，惶惑不安、神情严肃地来回晃着头，一对深陷的小眼睛东張西望。这一年他才三

十三岁，然而他的相貌却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他的黄里泛红的头发已经这样稀疏，整个头盖骨差不多都露在外面。颧骨突出在两边深陷的面颊上边，中间却昂然挺翘着一只没有肉的、削瘦的、弯勾大鼻子……

“如果只是这个倒也罢了，”他接着说，一边把手在自己的左半身上从上到下地移动着，却又没触着身体……“这不是疼，这是酸疼，你知道，一刻不停地酸疼，摸不着准地方。在汉堡的时候，德罗格米勒大夫对我說，这半边身子的神经太短了……你想想一下，我这半边身子所有的神经都不够尺寸！多么奇怪的事……有时候我觉得这边身子早晚要痙攣，或者麻木不仁，非害一辈子半身不遂不可……你是想像不出来的……沒有一天晚上我能够睡安稳觉。我猛地惊跳过来，因为我的心忽然停止跳动了，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在我睡着以前，这种情形不是发生一次，而是十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形……让我仔细给你讲讲……是这样的……”

“算了吧，”参議冷冷地说。“我想你不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才到我这儿来的吧？”

“不是，托馬斯，如果只是这件事那倒好了；可惜不只是这一件！是生意上的事……我維持不下去了。”

“怎么，生意又不顺当了么？”参議若无其事地说，他甚至連語調也沒有提高。他只是声色不动地这么問了一句，一边以冷漠、厌倦的神色从侧面望着他的兄弟。

“不是，托馬斯。說老实话，現在反正都一样了，我的生意从来就没有顺当过，你不是不知道，就是上次你给我那一万馬克也没有什么补益……那笔錢只不过救了一下急，沒有让我馬上就歇业而已。事实是……拿到那笔錢以后，我馬上又賠了錢，賠在

咖啡上……由于安特卫普破产的事……这是实情。从那时候起我什么生意也没有作，只是袖手旁观。可是一个人总归得生活呀……所以现在又有了票据和债务……五千泰勒……唉，你是不知道我陷得多么深！再加上这折磨人的病……”

“哦，你只是袖手旁观吗？”参议失声喊道。这时候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你把小车子陷在泥塘里，自己却到一旁去享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过的是什么生活吗？整天在戏院、马戏团和俱乐部里和下流女人厮混……”

“啊，你说的是阿林娜……是的，你对这件事是不够了解的，而我之所以不幸，也许正因为我过于了解这些事；如果你说我在这件事上破费的钱太多，这倒被你说着了。而且以后我还得费不少钱，我要告诉你一件事……这是咱们兄弟俩说话……第三个孩子，半年前生的一个小女孩……这是我的。”

“你这蠢驴！”

“不要这么說，托馬斯。你即便生气，也要公平地对她，对……为什么孩子就不能是我的呢？至于說到阿林娜，她一点也不下賤，你不能用这类話罵她。她决不是那种随便哪个男人都跟的女人，为了我她就跟霍尔姆参議决裂了，其实霍尔姆的钱比我多得多。她对我就是这样有情义……不，托馬斯，你一点也不了解她是怎样一个絕妙的人儿！她是健康的……这样健康……！”克利斯蒂安又重复了一句，一边說一边拳着手指，手背向外地遮在臉前边，正像他过去一說到“*That's Maria*”和倫敦的伤風敗俗的事情所作的手势一样。“你应该在她笑的时候看一看她的牙齿！我走遍了大半部地球也没看过这样的牙齿，在瓦尔帕瑞索找不出来，在倫敦也找不出来……我永远也忘不了我和她初次相逢的那个晚上……那是在烏利希飯店吃牡蠣的餐

室……那时候她还是跟霍尔姆参議在一起，可是我跟她說了点什么，对她略施温柔……以后，当我得到她的时候……嘎，托馬斯！那种感觉可跟你作了一笔好生意的感觉完全不同……你不喜欢听这些事，我已經从你臉上的表情看出来，反正这件事也到了尾声了。我就要跟她分手了，虽然因为这个孩子的緣故，我还不得不跟她保持着某种联系……你知道，我要在汉堡把一切欠債还清，然后把生意結束。我現在維持不下去了。我已經跟母亲談过，她願意把另外五千泰勒也先給我，这样我就可以把事情料理清楚。我想你也会同意我这样作，因为听別人簡單說一句：克利斯蒂安·布登勃洛克清理了債務出国去了，总比听人說別的話好得多……总比說我破产好得多，我想你的看法也是这样的。我打算再回到倫敦去，托馬斯，在倫敦找个位置。我这人一点不适于独立工作，这一点我看得越来越清楚。不适于負这么大的責任……当一名職員，晚上就可以逍遙自在地回家去……再說我也喜欢倫敦的生活……你贊成不贊成我这样作？”

在整个这场剖白中，参議一直脊背朝着他兄弟，双手插在褲袋里，一只脚在地上划图形。

“好，你就去倫敦吧，”他只簡單地回答了一句，就把兄弟扔在背后，独自走回起居間。他甚至沒有回过头来望一眼。

但是克利斯蒂安却跟在他身后。他向独自坐在那边看书的盖尔达走去，向她伸出手。

“晚安，盖尔达。啊，盖尔达，我不久就要到倫敦去了。人們这样随便被命运抛来抛去，真是奇怪。現在又要走进那渺茫不可知里，走进这样一个大城市，那里，走不了三步路就会遇到一桩冒險的事，那里人們遇到的新奇事可多着呢。真是奇怪……

你有过这种感觉嗎？这里，就在胃附近……真奇怪……”

第三章

杰姆斯·摩侖多尔夫，最老的一位商人議員，死得非常離奇，也非常可怕。这位害糖尿病的老头儿晚年已經完全失掉摄护自己的本能，他酷嗜点心和蛋糕，而且一点也不知道节制。也給摩侖多尔夫家作顧問医生的格拉包夫医生虽然竭尽一切力量提出抗議，而忧心忡忡的家人也半請求半强制地把老人的甜点心撤銷，可是这位老議員作出了什么事呢？虽然神經上已經成了半殘廢，他居然在一条陋巷里，在小格罗波街，安琪儿斯維克街，要不就是在莫格維什巷租到一間屋子，安置了一处真正的洞窟，每天偷偷摸摸地溜进去狂吃蛋糕……人們也就是在这里发现了这位灵魂已經出壳的老人，嘴里还塞滿了嚼碎了一半的甜点心。另外在衣服上和一張破烂的小桌上也滿是点心渣子。沒等慢性病把他的身体淘空，中風便猝然夺去了他的生命。

对于老人死时这种令人作嘔的丑态，这一家人尽力隱瞞着不使外人知道，然而事情还是很快地在城里傳播开，成为了街談巷議的話題。不論是交易所，是俱樂部，是“和諧”餐館，是商号的办公室，是市民議會，还是在哪家举办的舞会、宴会和晚会，到处都談論着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二月——一八六二年二月，正是社交生活最活跃的季节。甚至在布登勃洛克家的“耶路撒冷晚会”上，当丽亚·盖尔哈特的朗誦稍一住声，老參議夫人的女友們也悄悄地談起摩侖多尔夫議員暴死的事。甚至当主日学校的小女孩儿滿心敬畏地走在布登勃洛克家的大門道，也在噤

嘀咕地說這件事。讲到鑄鐘街的施篤特先生跟他那位和上流社會有來往的老婆，更是不厭其詳地談說這件事。

但是人們的興趣不能長久地停留在死人身上。這位老議員逝世的消息剛一傳來，一個重大的問題馬上就出現了……等到泥土把死者蓋上以後，更是只剩下這個問題盤據住每人的腦子了：誰繼承他的爵位？

大家的心情多麼緊張！暗中的活動多麼頻繁！如果是一個外地人到这里來觀光中世紀的古迹和城郊秀麗的風景，他當然什麼也看不出來；可是在這一切表面底下隱藏着怎樣的奔忙角逐，怎樣的興奮不安啊！種種立論堅實、不容置疑的意見彼此交鋒，最初是喧嘩爭吵，各不相下，其後又互相切磋，慢慢地融會貫通起來。人們的熱情被激發起來了。虛榮和野心正在蓄勢待發，掩埋起來的希望又蠢蠢欲動，昂起頭來，但是也要再次遭受幻滅。住在麵包房巷的老商人庫爾茨每次選舉總是只得三、四張選票，這次在選舉的一天又是心驚膽戰地坐在家里等人來喊名字；然而這次他又落選了，他以後仍然要擺出一副正直和怡然自得的面孔到外邊來散步，用手杖嗒嗒地敲着人行道。他一輩子也作不上議員，直到躺到墳墓里，他將要抱恨終身……

當布登勃洛克一家人在星期四團聚的時候談論到杰姆斯·摩倫多爾夫暴卒的事情，佩爾曼內德太太在表示了幾句惋惜的話以後，開始用舌尖舐了舐上嘴唇，又狡猾地盯了她哥哥一眼。這兩個動作不幸被布登勃洛克三姐妹看在眼里，她們馬上彼此交換了個極其尖刻的眼色，接着又仿佛受了一道命令似地，一齊把眼睛和嘴唇緊閉了一秒鐘。參議對於他妹妹的狡譎的笑容也微笑了一下作為回答，接着就把談話轉到另外的話題上。他知道冬妮腦子里沾沾自喜地想着的事，也正是全城人談論着的那